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六九三次会议

2016年5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普雷斯曼先生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1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16/40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6-13790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407)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407，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埃及就任安理会本月主席。

安理会面前的秘书长报告(S/2016/407)详细叙述了1月中旬至4月中旬科索沃和该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特派团的活动。然而，自秘书长上一份报告(S/2016/99)提交以来所出现某些事态发展的重要性超出了例行的活动。因此，今天我谨着重谈谈这些事态发展以及一些更广泛的考虑因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

很长一段时期是与安理会成员一道共事，因此很了解，例行报告并非总是充分利用专门讨论安理会积极处理事项的时间的最好做法。

首先，科索沃以往和现在都一直是对欧洲总体安全及大环境中各种关系至关重要问题的核心。正如我上一次在2月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见S/PV.7637）时强调的那样，普里什蒂纳内部政治动态占据我们特派团以及欧洲联盟（欧盟）特派团和其他许多行为体的注意力将近一年时间，直至今年4月科索沃新总统宣誓就职。此外，在4月份，塞尔维亚也成功举行了大选，新一届议会和新内阁目前正在组建过程中。

我认为，科索沃新总统的选举产生——尽管是在分裂气氛下举行选举的——再加上塞尔维亚共和国新政府的组建，提供了极佳的机会，以结束一个时常出现政治内斗和其他问题的阶段。我赞赏地注意到武契奇总理和特哈契总统在各自成功当选之后发表的和解信息和愿景。我同其他参与方一道，希望这些和平的权力交接将有助于稳定政治局势，为着重解决该地区面临的其他更重要的根本挑战提供更大的空间。

不到两星期前，科索沃居民收到了一个重要、无疑可喜的消息。欧盟委员会正式提议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将科索沃列入免签证到申根地区短期旅行国家名单。科索沃当局努力满足放宽签证限制路线图的条件，值得赞扬。他们同时也承认，仍有工作大量要做，以便通过这一重要步骤带来科索沃人民期待的具体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注意到，此外一个月前欧盟与科索沃的稳定与结盟协定宣布生效。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稳定与结盟协定在2013年9月即已生效。同样，这两项重要成就合并在一起，展现了该地区在实现扩大一体化这个目标以及在落实一体化所带来各种好处方面取得的进展。目前的和平进程是我们科索沃特派团任务的核心，当前的和平进程与欧盟的这些进程之间相互联系并没有始终得到明确的阐述。事实上，

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第1244（1999）号决议，而且在2003年于希腊塞萨洛尼基举行的富有远见的欧洲理事会峰会及其以后会议上得到强调。欧盟稳定与结盟协定规定的标准和条件本身并非目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创造和平、繁荣与人民福祉的手段。

对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而言，入盟与欧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进程密切相联。达到入盟的标准可直接加强举行富有成效的政治对话和其他重要相互合作渠道的能力。科索沃最近在融入欧洲方面取得了进展，应可增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进程，而这一进程对科索沃的未来安全和地区和平具有根本重要性。

欧盟主持的对话依托的共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需要灵活性和创新。应当把所有可能性放在桌面上公开辩论，这样，这个讨论框架才能取得更快和有意义的进展。现在双方的选举进程均已接近结束，似乎是为谈判注入新活力，营造新势头的有利时机。我认为，这必须继续成为未来数月欧盟和联合国议程的一个中心目标。

自2013年4月商定成立科索沃成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以来，两族群间在彼此公开讨论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误解和争议。借用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10天前在普里什蒂纳讲的话说，这一协会/共同体代表着“建设一个更强而非更弱的科索沃和增进地区稳定的步骤”。它经过双方最高层同意，以便使塞族人和其他族群能够以适于在当地居住的方式融入科索沃的公共生活。特哈契先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解主题，谈到不计前嫌、告别过去虽然很困难，但却必须做到。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开展对话和达成协议，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是切实走向持久和平的步骤。

科索沃仍然面临失业、不平等的严峻现实，以及发展经济生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克服有罪不罚遗留症和法制机构薄弱构成的挑战。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对促进和平与稳定任务的严峻挑战。国

际参与应该是可以帮助科索沃机构乃至整个地区应对这些艰难挑战的支助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国际渠道如科索沃特派团提供的资源应相辅相成，用以有效地实现这些共同目标。

过去数周、数月，我与代表各方、各种政治派别和族群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未来几天，我将进一步这样做。我听到的主要担心是冲突后局势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经济机会，为社区和家庭提供更积极的未来前景，改善医疗保健和清洁的环境。我在访问科索沃北部市镇和其它地区的时候看到，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欧盟和会员国——介入的重点应当是民众真正的生活状况，这一点有多么重要。科索沃真正的政治是地方性政治。重要的是，领导人——就像我在各个市镇所交谈过的领导人——如何满足其所属族群的民众的日常需要；如何了解其不满；如何找到解决办法。如果说认同政治是前南斯拉夫崩溃期间战争的主要驱动因素，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则是民众在首先是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上的凝聚或对立。

我在访问科索沃各地期间，看到我们有时所说的“旧世界”是多么无足轻重。好战的民族主义失去了上天的授权。人们迫切等待的是一种新出路。我在与科索沃青年讨论其所关心的问题时，“工作”和“正义”是我最常听到的两个词。

在科索沃政界，持续分歧和激烈辩论仍必不可少。我希望这些辩论能够以理所应当的、可接受的渠道开展，领导人要能够最大程度地努力满足民众的真正利益。这显然包括一个强大的民主反对派。科索沃反对派政治势力在过去一年中积极努力改变议会内权力形势，为此而不惜动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我认为，重新审视这条道路——尽管一些人错误地将其称为是陷入异议——的确是一个机会，可以重振仍存在深刻不信任情绪的氛围，回归健康的民主准则，同时又不损害政治异议和辩论的精髓。无论是否有可能实现政治重组，更为重要的是，科索沃各派政治力量都应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处理对于未来而言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特派团仍具有独特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开展的工作，而且也是因为它没有开展的工作。科索沃特派团不再管理科索沃。它不是平行结构。它不妨碍任何目标、任何机构或任何个人。科索沃特派团依然重要，因为它可提供支持和正当性；它有助于鼓励突出重点；它自由地分享了经验和专业知识；它在安理会与科索沃和该地区民众和各族群之间架设了桥梁。我们一直在评估和调整我们自己对于资源的使用，以便帮助以最直接推动履行我们授权的那些领域，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提供帮助。实际上，作为实地主要的联合国机构，我们正与科索沃机构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促进落实较高的人权标准。我们参与了最广泛和最具包容性的努力，以便帮助减少腐败和支持法治工作，为家庭和青年一代创造更好机会，以及加强对于非多数和弱势族群的保护。我们也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比如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专门处理各种迫切问题的很多机构——的专长和资源可起到帮助作用的领域利用这些专长和资源。这些迫切问题包括公正处理移民和难民潮，劝阻青年不要走上导致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

要想最大程度地开展工作，要想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双方领导人——以及与欧盟机构——开展合作，要想保持我们特派团的灵活性并作出应变，我们就有赖于安理会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给予支持。这就是我们打算在安理会支持下开展特派团今后工作的方向。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并在会上定期交换看法，关注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地位中立作用，对于协调塞尔维亚这一南

部省份的国际存在和局势稳定至关重要。我还愿指出，科索沃特派团加强存在和作用，对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特别是对于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非阿尔巴尼亚族人来说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他们相信并信任特派团。塞尔维亚期望科索沃特派团今后继续履行第1244(1999)号决议赋予其的授权。鉴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总体政治和安全局势以及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继续对话，我们认为科索沃特派团必须继续履行其授权，处理与继续执行决议有关的所有问题。

拥有第1244(1999)号决议所赋授权的其它国际组织作出贡献，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授权包括加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安全、法治和尊重人权，特别是在国际存在进驻17年后，在实现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面临无数障碍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人权。

塞尔维亚目前存在被迫逃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该地非阿族民众面临诸多安全和其它挑战，这些情况非常明显和突出。在这些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中，仅有1.9%的人得以可持续地回返。因此，我和上次在安理会发言（见S/PV.7637）时一样，再次呼吁秘书长特别代表解释其报告为何未介绍这一情况，这个1.9%的比例是否应当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谁准备来纠正这种情况。特别代表理应在其报告中重复介绍这一情况，原因第1244(1999)号决议所规定的科索沃特派团的一项关键目标和宗旨正是推动此类回返。

对族裔间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的安全事件继续构成严峻挑战。针对非阿族民众——特别是回返者——的暴力难免影响到其安全感，加剧可能回返的人的焦虑情绪。可悲的是，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部门在几乎所有情况都未能采取行动，而对施暴者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仍寥寥无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2015年11月的《各族群权利评估报告》表明，围绕流离失所者回返的族群间紧张局面仍是一个经常性问题。报告还称，在多数情况下，欧安组织的监测发现，各市

镇为处理这些紧张局面和建立信任，仅作出了有限的努力。在报告所述期间，欧安组织在科索沃总共记录了479起有可能对市镇中少数民族的安全感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这些有案可查的事件中半数以上、即310起影响了科索沃塞族社区，其中包括返回者和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这些事件涉及从盗窃、谩骂、严重破坏和非法霸占包括文化遗址和墓地在内的财产到煽动仇恨与攻击性民族主义事件、身体攻击或者恐吓。

攻击非多数族裔的文化与宗教遗址对于族裔间关系尤其具有破坏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有人闯入位于普里兹伦市Pejcici村的东正教教堂，还有去年1月份反对派在普里什蒂纳市区的示威后，示威者亵渎位于普里什蒂纳的“基督救世主”教堂。这个圣地曾频繁成为阿族人攻击的目标，多年来被用作垃圾倾置场，现在则成为普里什蒂纳当局不断企图改变该地用途的对象，尽管它在地籍中的注册是作为塞族东正教教堂的财产。

在普里什蒂纳圣尼古拉斯教堂墙壁上的乱涂乱画美化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团结起来与之斗争的恐怖组织，这是另一个例子。那些亵渎欧洲心脏地带宗教场所的人传达的信息是“伊黎伊斯兰国要来了”。对塞族文化与宗教遗产和身份认同的攻击痛苦地证明，那些本应保护和推动科索沃与梅托希亚社区权利的法律大多是一纸空谈。只有各相关行为体以一种专业的方式、抱着诚意与良知做出认真的努力来处理所有未决问题，推动正常化，并为真正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与自由创造条件，才能确保和解、共存以及尊重彼此的不同。

当前的报告（S/2016/407）称，与2015年1月份和2月份相比，今年同期侵害少数族裔的有案可查事件数量有所减少。尽管如此，族裔间的事件仍日复一日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发生，向塞族和所有其它非阿族社区成员发出强烈的消极信息。鉴于报告几乎完全不提以族裔为由的事件，请允许我指出报告所述期间确实发生的一些事件：袭击Berkovo村和

Pasjane村返回的塞族人及其财产，向Klina和普里兹伦的返回者房屋投掷石块，以及焚烧位于奥拉霍瓦茨和格尼拉内的塞族人房屋和在房屋中埋设爆炸装置。

请允许我指出，有必要继续采取旨在持久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措施，包括解决并执行他们的财产和法律诉求。还请允许我指出，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塞尔维亚做出战略承诺：充分支持每一个人可持续返回或者视情况可能融入其流离失所当地社区的诉求。然而，如果没有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的适当介入、接纳社区对返回者的接受或者起码的容忍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作用，我国对潜在返回者的支持将是不够的。未来报告的起草者应该铭记：这些目标尚未实现。

我再次呼吁联合国和驻科索沃与梅托希亚的国际行政当局的其它部门协助克服这些阻碍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使其处境危险，包括人身继续受到威胁及其财产被侵占的问题。我们大家、包括国际社会均有可能对侵犯塞族人和其它非阿族人的罪行不受惩罚的文化逐渐变得习以为常。在“自由之家”题为《2015年世界自由》的报告中指出，阿族官员很少起诉袭击非阿族人的事件，返回的难民面对敌意与黯淡的经济前景，流离失所者提出的收回财产请求依然问题重重。同样，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5年科索沃人权报告》概述称，返回进程继续长期受到安全事件和接收社区不愿接纳少数族裔返回者的困扰。

缺乏安全和返回者被边缘化常常使返回受阻。欧洲联盟委员会在其《2015年科索沃报告》中称，地方和中央一级当局推动难民与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做得不够，同时，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在其报告中断定：地方和中央一级充分和有效落实返回方案的机构性行动继续因为缺乏科索沃各有关机构的战略支持而受阻，而市级和中央一级机构为阻止此类事件所做的工作相对微乎其微，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返回的可持续性和未来的返回意愿。

在保护其财产权方面，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非阿族人面临体制、法律、行政以及政治上的多重严重障碍。这些障碍不符合相关的世界和欧洲公约的规定与标准，同时即使在今天，塞族人的财产权仍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各地遭到侵犯，特别是通过出售塞族人社区的公司。总体来说，科索沃省塞族人和其它少数族裔成员的经济处境表现出法律与人身不安全、大量被侵占财产无法收回的特点。塞族流离失所者的相当一部分财产已通过各种交易出售，而这些交易使用伪造的销售协议或者自称为财产所有者的虚假个人身份证件。因此，塞族人社区和特别是塞族流离失所者尤其容易受到经济形势突变和贫困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是，有效解决非法霸占财产案件对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与法治至关重要；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威胁到不受阻碍地享有财产权。我不能不注意到，除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关于Peć地区欺诈性财产交易的专题报告之外，任何其它特派团、包括负责监测法治局势的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均未处理该问题。据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一项报告称，正是该问题才是科索沃当局和国际社会应该寻求立即解决的问题。

科索沃私有化局的工作给塞族人社区带来的结果在Štrpce市得到最有力的证明。2014年下半年以来，私有化局侵占并清算了为社区民众提供大多数就业与生计的最重要的经济实体。它们包括Lola工厂、Mladost百货商场、一家农业合作社、一家兽医诊所、Junior酒店以及某国家公园的规划署。这些实体现已关闭，其雇员被解聘。体制暴力带来的经济局势恶化可导致安全局势恶化，给当地民众带来严重后果，因而，在该省、特别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的国际存在有必要更多关注和介入。

的确，多个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频繁报告称，在法治领域，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司法的独立性与法治仍是最薄弱的环节。据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最新的《社区权利评估报告》称，一项公

众调查中的67%的非阿族答复人表示，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司法机构缺乏信任构成实现其权利的严重阻碍。正如在人权监察站的《2015年世界报告》中所概述的那样，科索沃的司法系统依然薄弱。《美援署/科索沃2014-2018年国家发展合作战略》也维持了这种评估。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根据媒体报道，Pec初级法院指控克利纳市14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在1999年期间犯下了战争罪。据我们了解，被起诉者是已提交正式返回申请的家庭成员。

我要借此机会指出，塞尔维亚共和国致力于在各级与普里什蒂纳开展建设性对话，致力于执行迄今所达成的各项协定，表明我们坚定决心继续作出积极贡献，以便促进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并且寻求完全通过政治和外交办法来解决所有余留问题。遗憾的是，普里什蒂纳尚未采取必要措施来全面执行在布鲁塞尔会谈中达成的协定。我还要回顾指出，由于缺少适当机制来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社区的利益得到有系统、制度化和有效的保护，签署《布鲁塞尔协定》的初衷正是必须找到办法实现这种保护，按照这项协定，保护工作将由塞族占多数市镇共同体/共同体来进行。遗憾的是，由于普里什蒂纳缺少政治意愿，并且发生体制危机，《布鲁塞尔协定》中有关建立该共同体/共同体及其行使职能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

政治激进化以及政治煽动和极端主义抬头造成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是对每一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居民的威胁，而且作为常规，更是对返回多族裔社区人员的威胁。普里什蒂纳的政治危机十分危险，多数族群的不满情绪会向外蔓延，把少数族群社区，特别是塞族社区作为目标。普里什蒂纳政客煽动性民族主义言论看起来不可能对缓和紧张局势和实现和解有什么帮助。

由于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愈演愈烈，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脆弱的安全局势也每况愈下。根据今年1月份的数据，约300名科索沃阿族男子和36名阿族妇女加入了叙利亚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与原籍地人口相比较，在伊黎伊斯兰

国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中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但是，我们一些外国合作伙伴的安全部门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在外国战场上作战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极端分子的非正式数字与官方数字相去甚远，实际人数接近900人。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社区的政治、经济 and 经济条件仍然非常复杂。因此，塞尔维亚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将继续提供援助，以便建立信心和信任，我们认为，这些是构成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所有人正常生活坚实基础的不可或缺要素。我们认为，致力于融入欧盟是贝尔格莱迪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我们希望，欧洲联盟将继续促进这一对话。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参与特别重要，此外，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整个国际驻留的人数不应减少，因为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促进其各族群间加强容忍与和解，确保少数民族受到保护，为流离失所者返回提供便利，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并且保证宗教传统不受阻碍，或者蒙上污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塔库女士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十分自豪和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感到荣幸，是因为在这个会议厅进行了许多重要讨论，由此使我国获得了自由；我感到自豪，是因为过去几周表明，科索沃已经走上获得接受，成为全世界自由国家大家庭平等成员的不可扭转道路。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最悲惨的遭遇。我们目睹了灭绝种族行为、大屠杀、强奸、排斥和歧视。我们仍记忆犹新的是，我们无法接受教育，我们的学校被关闭，修建了高墙来把享有特权的少数民族与多数族群隔离开来，并且对多数族群进行歧视。我们无法进入公共场所，我们没有玩耍运动的权利。塞族警察仅仅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踢足球就殴打和逮捕他们，我们对此仍记忆犹新。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足够幸运，见证了我们的国家的诞生。我们这代人战胜了所有困难，尽管我们一度挣扎在生存边缘，但我们现在看到，曾经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可能。我们的韧性经受了考验、打击和藐视，但我们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有力，而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敢于梦想和希望。我们希望享有平等、自由，有运动的权利。我很高兴能够说，这些不再仅只是希望。我们获得了平等，我们获得了自由，而且，我们将有权参与体育运动。

上周，科索沃获接受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足联）和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欧洲足联）的一员。这是平等和体育的重大胜利。这再次证实，体育和才华没有国界之分。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青年人才将不再会感到孤立和受到排斥。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绝大多数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成员都支持我们的事业。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北部邻国塞尔维亚却对这个好消息感到愤慨。尽管我国足协主席Fadil Vokrri先生的梦想是通过足球把人们团结起来，但他的塞尔维亚对等方却发表了充满政治色彩的讲话，表示我们以为我们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确定成为欧洲足联的一员是痴心妄想。此外，塞尔维亚总理还表示，塞尔维亚将力争转变欧洲足联的这个决定。

塞尔维亚仍想剥夺我们儿童运动的权利，剥夺我们青年感到平等，参与竞技和脱颖而出的权利。我要对他们讲一句话：自己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应当给科索沃人一个机会。如果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将会光芒四射。他们会回到家中，让我们所有人感到自豪，玛琳达·开尔门蒂上个月就是这样做的，她再次赢得欧洲柔道锦标赛的金牌。塞尔维亚官员上周的讲话令我们感到震惊。他们不是为剥夺了几代科索沃人从事体育运动和参加比赛的权利感到悔恨和抱歉，相反，我们听到了属于上一个世纪的言论。塞尔维亚青年男女运动员在各项运动中表现突出，塞尔维亚政府却想剥夺科索沃青年同样的权利和特权。科索沃获接受加入欧洲足联和国

际足联，这不会让任何人有丝毫损失，只是让科索沃公民有可能与其他所有人一起平等地向全世界展示他们令人赞叹的才华。

科索沃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欧洲联盟委员会建议允许我们免签证在欧洲联盟（欧盟）国家旅行，以便能够加强欧盟与科索沃之间的商业、社会和文化联系。科索沃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辛勤努力。向我们提出了101条标准——是西巴尔干其他国家的两倍之多——辛勤工作终于获得报偿，这是另一个使我们感到平等的理由。我们在前南斯拉夫成长的一代被当成二等公民。我们现在是欧洲大陆的平等公民，享有同一个空间和同样的旅行机会。这对我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我们1/3人口已经居住在欧盟国家。

尽管我们知道放宽签证限制不能解决我们在为我国公民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时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但我们也确信无疑，放宽签证限制将有助于我国人民的通行和旅行自由、体验他们的大陆并感到平等。科索沃机构以及所有政府和在野政党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了辛勤努力。尽管我国政界成员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但在根本战略方向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心愿方面不存在歧见。

在4月1日科索沃与欧盟签署的《稳定与结盟协定》生效之日，我们融入欧洲的道路就已成定局。正如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所说，

“这项《协定》开启了科索沃-欧盟关系中的新阶段，是对科索沃和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的重要贡献”。

科索沃人有许多理由感到骄傲，但在我们庆祝这些伟大成就时，科索沃有些家庭仍在哀悼，对他们来说战争从未结束。这些是失踪者的家属。例如，在战争结束17年之后，Cerkezi夫人继续为她自己和仍然失踪的家人——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布置餐桌。他们在1999年春季被塞尔维亚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带走。她仍在等待他们，她需要他们回来。她和科索沃数以千计的母亲仍在等待全部

真相，或至少适当安葬亲人。她们需要一块她们可以在那里哀悼失去的家人的地方。她们要求获得答案。塞尔维亚必须打开其档案和卷宗，以帮助结束我们最近历史上这一痛苦的篇章。

有案可查的是，塞尔维亚国家为掩盖其蛛丝马迹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他们甚至把尸体从一个乱葬坑搬到另一个乱葬坑，在掩埋人体的地点构造巨大的建筑。这就是在拉什卡地区的Rudnice的情况，尽管塞尔维亚当局关于将查明250具尸体——受害者的遗骸——的身份的声明使人抱有希望，但只有54个阿族人被发现并重新埋葬。他们是在Rezala和Cikatova的屠杀中被处决的无辜者。

我们不能通过掩埋真相来实现和平与和解。必须说出真相。无论多么痛苦或可耻，必须接受真相。否认不是答案。科索沃想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科索沃想要在区域中翻开新的一页，但为此需要各方作出同样程度的承诺。在欧洲联盟协助下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国家间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没有实现人民关系的正常化，它也不会成功。

我谨代表科索沃共和国机构重申，我们将根据我国《宪法》执行我们与塞尔维亚在布鲁塞尔达成的每一项协议。然而，如果塞尔维亚总统把科索沃比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正在为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就在上月，塞尔维亚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发出这一指称，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较。

我要清楚和大声指出，科索沃是一个立志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欧洲国家。我们与欧洲其他地区有着同样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我们抱着同样的心愿。试图把我们说成是别的东西和试图把我们描绘成一个没有欧洲文化认同的国家是不准确的；这也不是一个欧盟候选国应该做的事。

实际上，事实正相反。科索沃是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而成立的全球国家联盟的积极伙伴。我们从一开始就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敦促各国通过立法

以禁止其公民参加境外国家的武装冲突的规定。我们制订了旨在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适当的机制、方案和战略。我们远远超出了言论的范围。数十个助长激进化的非政府组织已被关闭。在许多人，包括伊玛目，被捕之后，这些人由于传播不容忍态度和影响脆弱群体正在受到审判。今年，没有一个科索沃人参加伊黎伊斯兰国。

科索沃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是对区域的共同威胁——是对科索沃、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其他国家的威胁。不幸的是，恐怖主义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威胁；继承米洛舍维奇的梦想和发表仇恨言论和厥词是同样危险的。科索沃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针对别人的仇恨的来源或是不稳定的来源。我们是欧洲人，不仅仅因为我们居住在欧洲大陆，而且因为我们具有欧洲人的理想和愿望。我们的各级机构、政党和民间社会坚定致力于打击这一全球性威胁。

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当访问科索沃，亲自见证我们对于我们的多文化和多宗教社会感到多么骄傲。我们是一个世俗共和国，已经成为区域中宗教间对话的旗手。安理会成员将在科索沃许多城市中发现，清真寺、天主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共享同一个大院。然而，与我们北方邻国不同，我们将永远不会利用和允许利用宗教来进行分裂和煽动仇恨。

人们只需访问普里什蒂纳就会看到我们的最大资产：我们的年轻人。与只是梦想生存的我们这一代不同，他们这一代感到的是自由和平等。他们想要脱颖而出，进行创新、竞争和作出贡献。人们只需参观一下普里什蒂纳的科索沃创新中心便可看到青年男女通过科研发展创业和更多技能，来解决全球问题。这是科索沃强大的创新界，面向未来，以知识和新技术为基础，开始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因其优异成绩获奖。人们只需访问一下科索沃便可看到希望，是不同于但强于我们这代人的希望。这是充满希望与理想热情洋溢的一代，他们渴望取得成功，为社区及世界做出贡献。

当然，就像任何新生国家一样，我们也有问题。我们仍需要努力加强法治和惩治腐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最近在立法领域采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颁布了一项关于电子采购的法律，具体而言逮捕了包括高官在内的参与有组织犯罪的50多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致力于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我们这代人义务不只是留下一个自由、独立的科索沃，因为我们意识到独立和自由本身还不够，它只是创建其它价值观的前提条件。我们的义务是留下一个更为繁荣的科索沃，与其所有邻国和平相处，并且是国际家庭中积极的一员。这是一个值得为其奋斗的目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非常全面地通报了局势，并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他完成任务。我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和科索沃大使作了发言。

法国积极支持寻求在欧洲联盟主持下举行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政治对话。最近召开的有欧洲联盟高级代表参加的塞尔维亚及科索沃总理间会议进一步表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致力于开展双边缓和进程。最近数月看到此领域取得了新进展，特别是前塞尔维亚内政部官员被编入科索沃机构，以及一项关于相互承认文凭的协议于3月生效。我们欢迎这些步骤。

我们迫切希望看到在欧洲联盟主持下缔结的协议中的所有承诺尽快兑现，包括建立塞族占多数城镇协会/共同体，这是对话的基石。实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总体而言仍然是它们各自沿融入欧洲的道路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加强对话努力，以便在今后数月取得更多具体结果。

法国对于科索沃反对派少数人的表现仍感关切。进一步扰乱议会工作以及对民选官员实施暴力

和其它恫吓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法国吁请那些对此种不可接受行动负有责任的人遵守民主标准，在现有机构框架内并在遵守宪法条款的前提下表达其关切。在绝大多数科索沃公民渴望的社会中不应有暴力和仇恨言论的位置。此类行动会危害科索沃10多年来在建立一个独立、现代和民主的国家的进程中稳步取得的进展。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紧张状况，科索沃当局仍须努力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继续关心民众。国内改革对于给予公民希望至关重要。落实《稳定与结盟协定》必须朝此目标努力，促成有利于必要变革的条件。科索沃当局可以指望我们在该领域予以全力支持。

在科索沃继续努力加强法治比任何时候更应是重中之重。这首先要处理有罪不罚现象。科索沃总统迅速批准作为在海牙建立专门审判分庭前期行动的与荷兰政府签署的东道国协议，是向前迈进的果断步骤，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表明，科索沃愿意兑现其在法治领域的承诺。专门审判分庭各组成部分今后必须按照确定的时间表开展其工作，科索沃当局必须予以充分配合，以确保能够开始起诉对马蒂报告中所列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目前针对失踪人员问题所开展的工作也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普里什蒂纳最近任命参加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代表团团长。我们希望这将提供为该机构工作提供新动力的机会。

巩固法治将涉及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化行为。法国欢迎科索沃无条件介入该领域，既在当地层面，也通过参加抵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每天在科索沃坚持法治与维护安全的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法国将继续支持科索沃当局努力争取得到国际上对其国家的承认。我们欢迎最近科索沃被接纳成为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第55名成员，其后几天就将在法国举行2016年欧洲锦标赛。我们还积极支持科

索沃申请加入刑警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并支持加强科索沃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内的地位。

最后我谨再次表示，我们希望继续向科索沃当局逐步移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职权，并希望在安理会内审查科索沃局势报告周期，考虑到实地进展情况，特别是有关科索沃机构建设和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双边对话情况。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作了内容翔实的通报。我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作了发言。

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是解决科索沃局势国际上接受的合法基础，包括严格遵守塞尔维亚领土完整及主权的原則。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乌拉圭坚持其不承认科索沃的立场，强调国家领土完整原则是国际法的最高标准。该原则构成国际社会成员间和平共处与合作的核心要素。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16/407）指出，科索沃议会选举哈希姆·萨奇先生担任科索沃省新总统之后，政治局势紧张并出现分歧。乌拉圭感到关切的是，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到科索沃的安全局势，因为发生了许多事件，包括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抗议、攻击和威胁以及破坏国家和私人财产。报告对此有详细叙述，并且此种现象已蔓延到整个科索沃。乌拉圭对发生这类事件感到遗憾，并鼓励作出一切努力，找到包容与和平的对话形式，协助解决科索沃面临的各种问题。

乌拉圭还关切地注意到科索沃在法治领域的未决问题，如法官和检察官的究责、公正、有效性和独立性；监狱中普遍存在的被拘留者遭受虐待、物质条件恶劣、药物滥用、腐败和裙带关系现象；长期的审前羁押；以及仍待审理的赔偿要求。在这方面，乌拉圭承认科索沃特派团做了重要工作，协助克服监管领域的一些挑战，推出某些法治职能，与

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各机构进行技术合作，并协助向不承认科索沃的国家提出法律互助请求。

乌拉圭高度重视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2月2日科索沃省总理签署条例，建立一个政府委员会和一些程序，以核查并确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的平民受害者地位。我们尤其欢迎这样的事实，即法律所述的赔偿包括获得养老金、免费医疗、就业、创收活动和教育。

乌拉圭满意地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推动从青年和性别平等的视角开展的活动，例如组织了一次关于青年妇女在和解方面的作用的圆桌会议。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在代表国际人权工作组与总理办公室联系、以审议其关于科索沃人权战略（2016-2020年）的建议草案方面取得了进展。

最后，我重申，乌拉圭珍视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并确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实地的联合国各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我要感谢科索沃特派团男女工作人员所做的重要工作，他们的努力和奉献进一步弘扬了作为特派团成立目标的各项原则。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并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报告（S/2016/407）所作的通报。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会议。我们还欢迎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参加会议。

根据我们的原则立场，即单方面的选择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错误方式，并在争端双方达成解决办法之前，我们重申第1244（1999）号决议的有效性，认为该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一项科索沃问题全面、和平解决方案的适用的法律框架。因此，我们支持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理解该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合理关切。

我们强调，联合国一直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发挥了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重要作用，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欧盟）法治特派团合作，并继续不断和建设性地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以及科索沃所有社区开展互动。

我们继续密切关注科索沃局势。我们注意到，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概述，该地的总体安全局势依然稳定。我们特别关切过去六个月出现的紧张和分裂性的政治气候。我们认为，反对党继续针对科索沃议会的破坏性暴力手段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应受到谴责，其目的是蓄意阻碍科索沃议会正常履行职责。

落实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各项协议和欧洲联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一直面临持续不断的障碍，这些障碍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制造了争议性的政治气候，妨碍在落实主要协议，特别是关于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的协议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普遍存在不信任气氛，相互指责对方拖延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与贸易和发展有关的紧张和摩擦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商会的企业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加强工商界合作的数项倡议发出了积极的信号，考虑到这一点，目前的情况更加令人遗憾。我们期待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政治领导人能够履行关于落实已缔结协议的承诺，期待欧洲联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进程将真诚开展并取得结果。

一个积极的方面是，我们欢迎欧洲联盟与科索沃2015年10月缔结并由欧洲议会批准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于4月1日生效。在2013年与塞尔维亚缔结一份相同的协定之后，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看法：

“对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而言，一体化与欧洲联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进程密切相关。满足一体化标准的能力直接强化关于开展

有成果的政治对话的能力和建立其他重要相互合作渠道的能力。”

我们非常重视欧盟主持的对话，在这方面秘书长特别代表指出，

“如果该讨论框架要取得更迅速和有意义的进展，所有可能性都应摆到桌面上来，并应就其进行公开辩论。双方的选举进程都接近结束，因此现在看来是重振谈判和建立新势头的有利时机。”

法治仍然面临显著的挑战。秘书长的报告查明了一些同司法和执法系统有关的突出问题，并指出，在根据通过欧洲联盟促成的对话达成的各项协议将一些来自塞尔维亚司法部门的法官和检察官纳入科索沃系统方面进展甚微。

关于文化和宗教遗产，尽管塞族东正教会与科索沃当局之间的关系存在困难，但据报告有一些具体的对话事例，例如科索沃当局组织的有科索沃各主要宗教派别参加的信仰间对话和遗产保护问题会议。我们希望，此类举措将在科索沃社会中落到实处，从而推动实现和解与相互谅解。

关于人权，关键是要迅速通过科索沃人权战略，以及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要加紧努力解决这个对科索沃社会来说痛苦的问题。同样，在人权问题上，年轻人正在指明前进道路。一个好例子是，2月14日，来自西巴尔干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32个非政府青年组织签署了一项“巴尔干俱乐部”合作协议，建立一个信息网络，以协调该区域同青年有关的民间社会参与。

青年激进化、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组织的存在等问题是无时不在的挑战，令人极感关切。科索沃当局通过了一项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战略，表明当局决心实施政策和执行强有力措施来反击此类消极和危险的趋势。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即：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促进科索沃各族群之间更加宽容和更

加和解，确保少数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为流离失所者回返提供便利，捍卫他们的财产权，以及不加阻挠或污名地保护宗教传统。我们希望，过去的创伤将会尽快愈合，和平、宽容与相互谅解将会占上风，以便为巴尔干所有人民建设一个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更美好未来。

最后，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同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建设性接触，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在稳定科索沃局势并使之正常化方面所作的努力。

普雷斯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我还感谢达契奇外长和希塔库大使的发言。

自1999年以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一直为协助科索沃人民建立捍卫该国法治，同时尊重其全体公民人权的各族裔民主机构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们感谢塔宁特别代表及其诸多前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但是，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并且因为我们过于频繁地就这一议题在本会议厅召开会议，我们必须确认我们每三个月就确认一次的事情。科索沃特派团的授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我们继续如此频繁地举行会议的唯一原因同科索沃境内安全局势毫无关系。它同政治有关。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现在是切实减少该联合国特派团足迹的时候了。科索沃特派团中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工作人员，其他特派团亟需这些工作人员的技能。没有必要让他们所有人都待在科索沃。在这方面，削减科索沃特派团的预算是适当的。我们欢迎科索沃的预算要求有所减少。在此问题上，安理会似乎迷恋过去，无谓地每三个月在此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再次呼吁将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期间从每三个月延长至每六个月。

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正确地注重由欧洲联盟（欧盟）促成的对话。它们现在需要加倍努力，

通过这些讨论来实现关系正常化。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持续领导对推进这一重要努力至关重要。然而，仅有讨论而无执行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为了区域稳定以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实现加入欧盟的愿望，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充分履行它们通过对话会谈作出的各项承诺，包括2015年8月作出的关于电信、能源、通行自由以及不再拖延地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的承诺。

我们高兴地见证了科索沃前总统亚希亚加向萨奇总统和平民主移交权力的进程，这一进程彰显出科索沃在民主方面的成熟。我们还赞扬在科索沃为塞尔维亚选举收集选票的工作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支持下得到妥善管理。这正是两国改善人民生活和保护人民权利所需的那种合作。

科索沃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科索沃与欧洲联盟签署《稳定与结盟协定》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决定支持签证自由化，都是重大里程碑，显示出对科索沃通往融入欧洲之路的信心。这些都是重大进展，有可能对科索沃的经济和民生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4月份，我们也见证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科索沃运动员参加欧洲柔道锦标赛这一在俄罗斯的喀山举办的比赛，适当地成为令人极为自豪的事情，而当科索沃柔道选手玛季林达·科尔蒙迪带着金牌回国时尤其如此。对科索沃这样一个国家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力量和令人振奋的胜利时刻，它理应拥有这样一个时刻。玛季林达的胜利，以及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作出的和就在上周五国际足球联合会作出的接受科索沃参加的决定，都将振奋科索沃年轻人，都是说明所发生变化的出色例子。在遭受多年孤立之后，科索沃运动员确实能够追求他们的梦想，并作为他们国家自豪的代表这样做。

在经济方面，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尽管科索沃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以解决继续阻碍科索沃进步的经济问题，包括腐败和失业。具体而言，科索沃应当实行电子采购。在处理公务员队伍中持续不断的腐败案

件方面，科索沃应当做到更加透明。它应当通过立法修正案来确保被判犯有腐败罪的政治任命人员不得保留权力职务。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会导致腐败减少，而在科索沃，正如在任何国家一样，较少腐败将导致人人都有更多机会。

正如我们在这里，在如此多不同背景下所讨论的那样，跨界执法合作是任何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击有组织犯罪的可行战略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巴尔干，情况尤其如此。科索沃警察同邻国和国际执法界合作，继续展现出专业水平和能力。但是，太长时间以来，科索沃警察一直被排除在国际警察界之外。至关重要的是，科索沃要充分融入这一共同体，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让科索沃参与我们应对共同威胁的集体努力不止有利于科索沃。这也利于整个巴尔干地区以及全世界我们所有人。

美国要再次感谢科索沃为全球反恐斗争和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祸患的努力作出的贡献。科索沃通过其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战略及其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定为犯罪分子的法律所做的工作，是对这一努力的重要贡献。我要说，这一工作使该地区某些官员最近发表的言论更具冒犯性和更加适得其反。这些官员说，承认科索沃就好比承认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最后，让我向我的各位同事——联合国会员国代表们——说几句话。少数会员国尚未承认科索沃。美国呼吁它们考虑采取步骤，使这个年轻国家的公民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确之举，而且对我们大家都有利。一些小步骤，如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其它组织与科索沃合作，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并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推进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努力。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大使的通报，并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再次来到安理会。

我国代表团认真注意到秘书长报告(S/2016/407)以及特别代表通报中述及的关于科索沃境内政治和安全局势各种发展的信息。我们对该报告所述的进展表示欢迎——因为不同于之前的两份报告，这些进展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暴力行径和阻碍普里什蒂纳政治生活顺利进行的行为仍在发生。在这方面，西班牙支持并赞同秘书长再次呼吁所有政治领导人、包括反对派领导人，在表达其政治立场和看法时，以负责任的方式并依照法律、良好的民主实践和法治采取行动。

我们还认真倾听了特别代表对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所起作用的分析。西班牙坚决支持特派团和其它在科索沃开展行动的国际特派团所从事的重要工作。我们赞扬特别代表在其任务授权的框架内特别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与法治，并加强科索沃各族群之间的共处。西班牙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根据民主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在实现真正的和解方面取得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至为关键且必不可少。在此背景下，我们敦促各方在科索沃特派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开展其工作时，保持建设性精神并与之进行充分合作。

此外还必须在欧洲联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中取得进展。我重申，西班牙支持该对话，因为它与我国一贯遵循、无损我们原则立场的建设性精神相一致。我们对最近数月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缺乏进展感到遗憾。必须增进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必须就具体问题恢复建设性和真诚的对话。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进程旨在寻找适当和有效的对策，以便在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下，满足科索沃全体居民的期待、愿望和需求。

因此，我最后要敦促各方毫不拖延地——以实际行动而不只是空洞言辞——恢复其与布鲁塞尔进程的协作与合作，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为此目的，第一步必须是在不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全面执行迄今达成的各项协议，并特别重视实际设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

叶利琴科大使（乌克兰）（以英语发言）：
我高兴地欢迎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再次来到安理会。我感谢他的通报。

我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重要发言。

特别代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科索沃境内当前局势的最新分析——我们认为，那里的局势仍未改善。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该区域依然面临安理会今年2月讨论的同样问题和挑战。科索沃内部政治环境因暴力而受到破坏。令人大失所望的是，科索沃议会的工作常常受到干扰，包括一些代表施放催泪弹。我们还对街头暴力感到关切，因为这使科索沃机构的财产成为威胁和破坏的目标。我强调，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依然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段。

乌克兰关切的是，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对实施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各主要协议的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在亟需关注的问题中，我们谨强调：科索沃机构方面未采取必要行动，在科索沃成立塞族占多数市镇的协会/共同体；在塞尔维亚内政部注册的汽车在过境点遇到问题；存在实施汽车保险协议的问题，等等。

我们敦促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加倍努力，履行2013年4月19日和2015年8月25日的协议各条款。我们希望，在下一个报告期，安理会将会听到更多有关实施这些协议的积极消息，比如像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最近在互相承认文凭方面取得的进展。

乌克兰完全支持由欧洲联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高级别和技术层面对话。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双方于2016年1月做出承诺，继续推进双方关系正常化，并且侧重实施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认为，布鲁塞尔对话应当继续发挥中心作用。我们也希望4月1日欧洲联盟和科索沃之间《稳定与结

盟协定》的生效将成为进一步稳定局势过程中的又一个要素，并且将为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谈判营造更好的气氛。

另一个很需要取得成功的重要领域是推动科索沃各族裔之间的更广泛宽容与和解，以及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并促进流离失所者返回。应特别关注针对非多数族群的文化与宗教遗产的持续袭击，因为这可能进一步毒化族裔间的关系。乌克兰相信，解决这些问题将进一步促进科索沃的政治稳定。

最后，我谨对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发表一些看法。安理会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以及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欧洲联盟在科索沃的存在在这一阶段尤为重要。它们的工作以及对科索沃各机构和族裔的援助，对于政治稳定和族裔间和解依然至关重要。促进科索沃的和平、稳定以及尊重人权应成为特派团下个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项任务是监督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各协议的实施进程，特别是在科索沃成立塞族占多数市镇的协会/共同体的背景下。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谨首先欢迎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来到安全理事会，并感谢他富有见地的通报。我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

我热烈祝贺哈希姆·萨奇先生当选并就任科索沃共和国总统。选举是根据民主程序进行的，是朝着科索沃实现真正民主迈出的重大一步。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成立已有17年。我记得，1999年时，科索沃特派团是科索沃的唯一管理机构，是名副其实的临时行政当局。科索沃只是一片生灵涂炭的土地，没有管理机构。现在，科索沃有了自己的《宪法》、政府和议会，特派团的责任本可相应地变化，并应当重新审视其作用。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组成和

资源配置必须相应地改变。那么，什么应当是特派团当前的重点呢？

首先，它应当促进各族群之间的和解，从而防止巴尔干地区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不稳定局面。在这方面，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必须继续本着宽容的精神并着眼于共同利益开展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第二，存在其它风险，其中包括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和小武器的继续流动。这些因素激发或是加剧了现有的一切对立，使之发展为有可能在该地区蔓延的暴力。因此，这些是科索沃特派团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科索沃特派团在处理这些优先事项方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如果国际社会过于溺爱科索沃，就会有损科索沃自力更生的能力。的确，民主尚未在科索沃完全扎根，科索沃经济依然薄弱。然而，要想实现科索沃的可持续稳定与繁荣，科索沃就必须当家作主。因此，我们要信任科索沃人民，相信他们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未来。

最后，我祝塔宁大使在其重要工作中一切顺遂，并向他保证，日本将大力支持他和他的特派团。

巴罗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谨祝贺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刚才向我们介绍高质量的报告(S/2016/407)。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的芙罗拉·希塔库女士与会。

我国代表团乐见，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其报告中所述，尽管围绕新总统哈希姆·萨奇先生的任命问题出现了紧张的气氛，但科索沃局势总体保持稳定。我们愿借此机会祝愿萨奇先生在新职务上一切顺遂，并赞扬其前任阿蒂费特·亚希亚加女士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发挥的领导作用和作出的努力。

塞内加尔欢迎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继续对话，两国刚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就表明了这种

对话。更具体地说，我国愿欢迎新总统和总理对于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开展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承诺，以及承诺全面执行先前达成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在科索沃成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双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开展最高层级的对话，鼓励有关伙伴和国家继续发挥其影响力，支持谈判。

我们认为，选举进程结束后，为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的讨论注入新生命，从而最终翻开两国历史新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高兴地欢迎科索沃政府2015年8月与塞尔维亚就在科索沃成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一事签署协议，以及科索沃政府与黑山就两国划定边界问题达成另一项协议。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商会完成了旨在统一兽医证书和解决妨碍跨界商务的技术问题的三阶段计划，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赞扬。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代表与驻科索沃部队代表签署彻底解禁空中安全区的协议也值得我们赞扬。

我们大力鼓励双方继续走这条道路并加强关于共同管理过境点问题的对话。我们敦促利益攸关方在实现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其中包括促进执行2015年8月25日在科索沃北部达成的协议。在促进法治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宣布专门分庭即将开展工作。这些分庭是科索沃机构，总部将设在荷兰，由国际法官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审判在科索沃冲突期间或冲突刚结束后所犯下的严重罪行的责任人。同样，我们认为，各方开展协调合作的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以便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支持下，促进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如无法实现回返，则应努力寻找这方面的持久解决办法。

塞内加尔毫无保留地支持欧洲联盟-联合国共同开展方案，通过保护文化遗产加强民众信任。我们建议加强协同增效，特别是在开展信息交流领域的合作，帮助解决与失踪人员有关的问题方面。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再次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对科索沃特派团的睿智领导，欢迎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当然还有欧洲联盟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参与推动科索沃和平与进步进程的关键利益攸关方。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中方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阁下出席会议并发言。中方也认真听取了齐塔库女士的发言。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中方认为，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当事方均可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

当前，科索沃安全局势总体稳定，但仍面临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中方赞赏塞尔维亚政府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做的积极努力，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高级别政治对话取得进展，并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我们支持双方继续保持务实和建设性对话，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利，促进民族和解。我们希望双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行动，寻求科索沃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努力维护巴尔干及整个欧洲地区的安全稳定。

中方赞赏联科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履行安理会授权，希望联科团、欧盟法治团和驻科国际部队等国际存在加强协调，为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和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伊维察·达齐奇先生的发言。我们还欢迎芙罗拉·希塔库女士与会。

委内瑞拉再次强调，第1244（1999）号决议仍是在有关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谈判框架内实现全面解决的适用的国际法律基础。我们已多次重申，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法关于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以及尊重塞尔维亚主权、领土完整、统一以及政治独立的规定。

联合国对科索沃的支持、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提供支持，对于促进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依然举足轻重，这些努力得到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补充。科索沃特派团、驻科部队以及欧盟驻科法治团应该根据其各自的任务授权，继续在直接对话中发挥积极主动、平衡、中立以及互补的作用，以推动科索沃问题以双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得到持久、可持续、公平的解决。

尽管秘书长的报告（S/2016/407）指出，最近数月安全局势继续保持稳定，我们仍对反对派在科索沃议会采取暴力行动、阻碍2013年4月19日《关于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项协议》的有效执行表示关切。我们还关切塞族人在回返权上面临的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城镇协会/共同体在科索沃北部尚未建立。因此，除其它外，我们敦促该省当局果断努力，以实现最高层在布鲁塞尔商定的这项目标。在此背景下，我们重申，暴力不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途径。我们希望科索沃省新当选当局将在对话与彼此谅解的气氛中，支持2013年商定的正常化进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召开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最高级别会议。

关于欧洲联盟主持的技术层面常规讨论，我们欢迎就执行2011年关于彼此承认教育学历的协议的模式达成一致，欧洲大学联合会将据此处理学历的认证问题。教育是创造和平文化价值观与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此外，在按照欧洲联盟主持对话达成的协议，把塞族法官和检察官纳入科索沃司法系统方面缺乏进展，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我们敦促做出更多努力，以促成在不同领域达成更多的能够得到最高政治级别支持的协议，以期充分执行2013年的各项协定。

查明战争期间失踪人员的下落仍是一个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们鼓励有关各方加紧在该问题上的联合工作，我们欢迎公开举行由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参加的失踪人员联合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我们还注意到，在联合国妇女署的帮助下成立了核实并确认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作为平民受害者身份的委员会。

关于文化与宗教遗产，我们强调各方必须一道努力，为科索沃各族裔重要的文化遗产提供有效保护。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当前塞族东正教教堂和科索沃当局正努力恢复从2015年起一直中断的执行与监测委员会会议，这是一种积极迹象。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进展包括批准与荷兰政府之间关于设立专门分庭以调查科索沃武装冲突期间所犯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指控的协议。我们呼吁各利益攸关方继续努力，以便这些分庭能够尽快启动其工作。在这些案件中依照正当程序实施司法将推动各方之间的和解与和平。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强调，科索沃省当局努力继续采取措施，在已通过的有关该问题的五年战略框架内，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以防止该省民众被恐怖分子招募。但是，我们对众多民众已加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消息表示关切。

我们依然相信，除其它外，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还必须辅之以消除社会排斥、贫困、暴力以及不容忍理念的有效战略，从而防止激进化，特别是青年的激进化。此外，我们必须开展工作，以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禁止向这些团体提供资金和培训及转让武器的各项决议。

最后，我们再次鼓励各方加倍努力，以便在国际法、包括在充分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和2013年布鲁塞尔各项协议的框架内，寻求和平、公正以及持久的政治解决。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的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回到纽约，并感谢他们二人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作了有深入见解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欢迎哈希姆·萨奇先生当选科索沃新任总统。我们欢迎他表示致力于实现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正常化，也赞扬他把促进人权、打击科索沃的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等作为优先事项。我们希望看到，在他的领导下，科索沃将始终把重点放在和解、团结、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上。我们还要对阿蒂费特·亚希亚前总统表示敬意，她领导了科索沃过去五年来的国家建设工作，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来西亚感到关切的是，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就总统选举举行了暴力抗议——塔宁先生提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对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通过由欧洲联盟（欧盟）主持对话而签署的协定的执行情况感到关切。我们再次呼吁科索沃有关各方停止暴力、恫吓和煽动性言论，并且通过外交渠道、对话和接触来解决其怨愤不满情绪。我们希望，在新一届领导人之下，科索沃领导人将继续举行包容性对话，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

我们认可科索沃融入欧洲的愿望，并且欢迎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包括把科索沃变成申根地区免签国家、科索沃与欧盟之间的《稳定与结盟协定》生效等等。我们呼吁科索沃领导人继续坚决执行这项协定，并且推行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促进科索沃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马来西亚还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科索沃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五年战略在执行方面取得了进展。

关于确保正义与追究责任问题，我们赞扬科索沃与荷兰之间的《东道国协定》得到批准，其内容涉及设立科索沃专门分庭，以审理据称在1998年至2000年科索沃冲突期间犯下的罪行。

马来西亚也欢迎设立一个政府委员会以及订立相关程序，以便与妇女署协作，核查和确认与冲突相关性暴力幸存者作为平民受害者的身份。早就该推动这项工作，以确保为科索沃冲突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伸张正义。

关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2013年《布鲁塞尔协定》，我们希望看到在其执行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包括整合司法机构和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塞族占多数市镇的共同体。

我们重申，必须本着对话、合作和建设性参与的精神来履行尚未兑现的承诺，以便建立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信心和信任。因此，我们赞赏双方最高层在这方面表明的积极信息和承诺。

最后，我要和其他同事一道重申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支持，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的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也赞扬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发挥领导作用，赞扬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驻科索沃部队在确保科索沃和平、安全和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今天回到安全理事会，我也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作情况通报。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政治领导人都重申致力于继续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促请他们继续展现决心，以确保继续推进这项重要工作。要做到这一

点，双方必须执行迄今已达成的各项协定，包括与在科索沃设立塞族占多数市镇共同体有关的协定。我们希望，由欧盟主持的对话将继续推动关系正常化进程，双方也将在谈判桌上展现必要的政治意愿和不可或缺的灵活性，以便取得进展。继续在布鲁塞尔进行技术性讨论有助于建立共同理解和巩固共同利益，从而支持这一进程。

关于科索沃的政治局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科索沃议会最近发生了暴力和破坏性事件。正如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6/407）所指出的那样，暴力行径，无论其形式为何，仍然是不可接受的表达政治意见手段。如果民选代表参与这些行径，将为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十分有可能严重破坏民主制度。此类事件还破坏和解努力。我们欢迎继续努力在科索沃创建一个更和平和更容忍的社会，例如，科索沃政府最近举行了关于开展宗教间对话和保护遗产，把它们作为和解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手段的会议。重要的是，不应让意图破坏的少数人阻碍或破坏向和解目标进一步迈进的脚步。

和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直面过去，以使社会能够共同向前迈进。我们欢迎在设立一个专门法院来审理由欧洲联盟特别调查工作队提出的指控这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科索沃批准了与荷兰之间的《东道国协定》。我们希望，剩余筹备工作可以加快进行，以使法院能尽快开始工作。

正如其他人提到的那样，我们也促请在法治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包括确保尊重一个独立和可究责的司法系统，并且任命塞尔维亚司法部门的法官和检察官在科索沃法律系统中任职。

最后，请允许我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重申我们的意见：考虑到安理会正在处理许多其它紧迫问题，安理会在如何审议本议程项目方面应采取更灵活的办法。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

维察·达契奇先生与会。我们赞同他所作的发言。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通报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所做的工作。我们还认真听取了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考虑到本次讨论的情况，我要发表几点意见。首先，第1244（1999）号决议过去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唯一平台。任何人都无权单方面修改这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可以由安理会自己来修改。第二，关于必须确认和找到真相的问题，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赞同这些意见。确实，要解决复杂的科索沃问题，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也必须坦诚地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不应对该省的真正挑战保持沉默。不幸的是，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不是这些问题和巴尔干稳定问题，而是技术性和组织性问题。然而，该省的情况是持续发生危机和法律受到质疑。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科索沃反对派要求拒绝关于科索沃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议，并修改与黑山的边界，与反对派的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残酷。反对派没有通过对话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反而决定使用暴力。

欧洲联盟协助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是实现该省局势正常化的一个机制，然而，自2015年8月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成立一个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其原因是科索沃阿族方面忽视其义务并企图单方面修改它们，不幸的是，这一切获得了欧洲联盟调解人员的默许。我们希望，为调查科索沃解放军战士所犯罪行而成立的特别法院将尽快开始工作，并将不会重复以前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院不成功的工作方法。

我们相信，犯罪分子必须受到惩罚，不管他们目前担任什么职务。看来潜在证人已经面临问题。例如，4月科索沃解放军一名前士兵Bedri Curri被杀。犯下这一罪行的唯一可信的理由是，显然他能够为控方作证。我们注意到该省法治方面继续存在

的差距和问题。我们对于司法公正性、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的有效性感到严重怀疑，并且对高度腐败、侵犯新闻自由和有组织犯罪，包括贩卖人口和贩运毒品感到关切。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科索沃塞族的状况仍然非常困难。仍然有对他们实行暴力人身攻击的事件。1月，普里什蒂纳反政府示威者亵渎了该市尚未完工的救世主基督教堂。科索沃警察没有干预。我也要指出在普里什蒂纳大教堂上的涂鸦，其内容是在赞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其他问题。塞族修道院、教堂和墓地再次成为破坏与亵渎的目标。国际存在必须加紧努力保护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它们正是我们需要达到的国际要求，而不是抽象的口号。

还有其他问题。科索沃当局显然企图获得特雷普卡矿业综合区，其主要股东是塞尔维亚开发基金——北部科索沃塞族的一个主要雇主。此外还存在科索沃境内塞族财产方面的重大问题。大约3万个塞族不动产单位遭到侵吞。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老问题。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子就是Visoki Dečani修道院，其所有权受到质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安理会这里要求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国际要求和规定。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速度非常缓慢。此外，由于该省极其困难的社会经济状况，科索沃阿族非常有兴趣到西欧去。我们谨指出，由于执法不力和整个安全局势不佳，该省整个地区很可能成为欧洲中部的一个灰色地区，不仅被有组织犯罪的代表，而且还被激进伊斯兰分子当作庇护所和中转枢纽。所有这一切显然有利于极端分子把该省领土用于招募和培训目的。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的速度非常缓慢。此外，在我们看来，由于该省极为艰难的社会经济状况，科索沃阿族人非常希望到西欧去。我们要指出，由于执法不力，而且总体安全局势不稳，整个省有可能成为欧洲中部的一个灰色地带，被有组织

犯罪分子和伊斯兰激进分子作为一个庇护地和中转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极端分子把该省各处作为招募与训练活动的场所。

至于我提到的教堂上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涂鸦，这是当地人非常危险的态度中的一个明确迹象。科索沃参加伊黎伊斯兰国战斗的人均数量在欧洲超过别国，而该省人口不到200万。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巴尔干的安全，而且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它需要获得远为更多的关注。我们将看看预期的免签证前往欧洲旅行将如何影响流入欧洲的移徙情况。我们认为，解决这一情况的办法不是设法掩盖问题，而是敦促普里什蒂纳立即履行其义务，包括首先成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那将是他们是否准备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立性并确保其安全的试金石。

不能单是喊口号，而必须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安全并兑现在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对话中作出的承诺。进一步的拖延会导致科索沃内外局势继续恶化。我们认为，设法推动科索沃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也将起反作用，近来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做法。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是有效的。鉴于目前的不稳定状况，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维持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特派团必须获得执行任务所需的所有财政和人力资源。

今天的讨论表明了这个问题是多么及时。继续密切关注局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与此背道而驰的言论也违背了现实。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今天发出的要求急剧减少和缩小该特派团和甚至改变其任务规定的呼吁是没有根据的。秘书长报告(S/2016/407)清楚地指出，为了在科索沃建设一个民主、多民族社会，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与其他人一道欢迎特别代表塔宁回到纽约。我感谢他今天提交秘书长的报告(S/2016/407)和通报情况。

我也欢迎达契奇第一副总理和希塔库大使来到安理会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自从我们上次在本会议厅讨论科索沃问题以来还不到三个月（见S/PV.7637），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继续看到科索沃可喜的进展。是的，仍然存在明显的挑战，但上周欢迎科索沃加入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和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决定双双表明，国际社会对科索沃的信心日益增长。

科索沃当局现在肩负重任，要抓住这一势头解决今后的挑战。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避免成为本报告所述期间某些时期特点的宗派主义分裂政治。暴力抗议和暴力干扰议会工作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民主都不容许的。因此，我们欢迎新总统哈希姆·萨奇公开承诺进行对话，联手少数族裔，聚合各个群体。我们希望，这一承诺会在这些方面取得真正进展。联合国期待着看到科索沃所有政治领导人都作出这一承诺。

现在正是科索沃团结起来，处理现今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有组织犯罪、腐败以及有关法治问题的时刻。迅速批准专门分庭东道国协议一事就表明这是做得到的。它发出了一个关于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处理过去问题的强烈信息。我们还全力支持科索沃申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不仅为了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而且也为了获得成员身份会带来的实际惠益。

尽管发生了抗议，但秘书长的报告(S/2016/407)明确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总体安全局势，包括在非多数社区，仍然稳定。这是积极的。令人担忧的事件继续发生，例如普里什蒂纳最近就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袭击塞族电视摄制组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显示了增加外联工作的必要性和建立更加包容社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应当将犯罪行为同更有系统的问题混为一谈。为了科索沃和该区域，我们都应当展望未来。

加入欧洲联盟（欧盟）这一前景为该区域的稳定和繁荣提供最大机会。安全理事会不应抓住孤立的族裔紧张事件不放，而应讨论我们能够提供何种支持来帮助该地区人民实现其加入欧盟的抱负，这样做对他们更有利。可悲的是，如果要使关系正常化成为现实，显然必须在欧盟促成的对话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仅承诺执行在这一对话中达成的各项协议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予以兑现，并停止为执行这些协议设置进一步障碍。

因此，我们要呼吁双方为两国人民着想，加紧参与对话，开始落实协议。这是因为，是布鲁塞尔，而不是纽约，将塑造科索沃的未来。因此，我们欢迎提议减少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预算和人员。显然，该特派团应当做得更少，而不是更多。根据这一方针，我们重申，我们认为早就该降低这些会议的频率。我们还支持降低秘书长报告的频率。这些报告是有用的工具，但在安理会前次会议后刚两个月就收到的最新报告重复了来自前一个报告期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涉及《稳定与结盟协定》以及在议会发生的抗议——仅提及两个问题。每六个月提交一次报告可结束这一重复，并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有更多时间进行深入分析。

然而，归根结底，本会议厅外的行动胜于本会议厅内的言词——欧洲联盟委员会最近建议给予科索沃签证自由化；欧洲足联和国际足联接受科索沃加入其队伍；科索沃运动员今年晚些时候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科索沃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于上个月生效，都属于此类行动。此类行动显示，本会议厅内的讨论是在一个真空中，一个有人依然质疑科索沃的独立、主权，甚至它的存在的过去时代进行的。我们只需看一下上周的新闻就会看到，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世界和科索沃正在抛开我们前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谨以埃及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阁下向安理会作了透彻的情况通报。我们全力支持他的努力。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埃及一直在注视着科索沃境内最近政治事态发展，并希望其最近的总统选举预示着一个新开端，一次为减少最近紧张状况而进行透明和建设性内部对话的机会。我们还要告诫大家提防科索沃境内反动派势力使这些紧张状况升级，并反对任何诉诸暴力作为表达政治反对意见的手段。科索沃官员最近声明他们充分致力于执行与塞尔维亚签署的协议；必须在这些声明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要强调，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争取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特别是第1244(1999)号决议框架内，在双方展现善意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真诚谈判和对话，达成全面解决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所有未决问题的办法。

只有营造有利于恢复在欧洲联盟主导下进行的政治对话的区域气氛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强调无一例外地执行2015年8月协议所有四大支柱各项规定的重要性。我们应当避免将该协议变为一个争议点，并抓住该协议所提供的机会来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以期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并为该区域各国人民实现繁荣。

我们还应当在秘书长报告(S/2016/4007)中提到的关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涉及学术文件认证和其他步骤的关系正常化的某些积极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认为，必须在技术层面继续进行对话，作为朝着双方关系正常化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赞扬批准关于将审判冲突期间所犯战争罪行的专门分庭设在荷兰的国际协议。我们希望，此举将有助于加强法治、问责和正义等原则，以期实现全面和解。我们呼吁提供必要支持，确保该专门法院的工作并且助其尽快设立。

同时，我们期待着看到科索沃当局加强努力，协助国际流离失所者自愿回返，保护文物和宗教遗产，加速安置和实现全面和解，结束所有族群之间的歧视，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并巩固法治。此外，还必须支持该当局应对难民和恐怖主义威胁构成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科索沃所概述的打击恐怖主义以应对这一严重挑战的五年战略。

最后，我们谨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们强调必须培养该特派团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各方努力之间的协调，以期履行第1244(1999)号决议的全部规定。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塞尔维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

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代表，我一贯争取避免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讨论报告(S/2016/407)所述期间。但不幸的是，希塔库女士不断地夸夸其谈，发表了一份同关于前三个月时期的报告毫无关系的政治演讲。所以我不得不做出反应。

分发给安理会成员的希塔库女士的讲稿在其标题中使用了“科索沃共和国”字样，而事实上在联合国的正式函文中是不使用这个称谓的。主席先生，因此我确实希望你会在你的议程中修改这一项目，因为希塔库女士是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而不是作为在联合国这里不存在的所谓科索沃共和国的代表，应邀出席安理会会议的。如果果真存在科索沃共和国的话，为什么我会被邀请来此？科索沃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有何关系？主席先生，我请你适当注意这一违反程序规则的行为。因为这是不断的干扰，对此我们至今表现了很大的克制。

希塔库女士提到灭绝种族。将已发生的事件定性为灭绝种族的判决在哪里？我谨再次请求主席在某些词语被使用时予以适当注意。我也要呼吁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当他们谈到灭绝种族或使用其他词语时，要考虑到，不论我们的立场如何，重要的是看司法裁决是怎么说，以及某事是否是在法律基础上确定的。是否犯有灭绝种族行为不是我们能够判定的。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法院对此作出裁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六年内，法国和德国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99年至今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而希塔库女士却说记忆犹新。主席先生，我要不要提请你注意十四世纪的科索沃战斗？我要不要提醒你，在十四世纪，塞尔维亚人口占多数？是她的多数犯下了灭绝种族，她凭什么谈论灭绝种族？自从1999年以来，约200,000塞尔维亚人被逐出科索沃。

特别代表塔宁先生在场。我希望他敢于说出，200,000塞尔维亚人被逐出科索沃，而且迄今为止，其中只有1.9%的人永久返回。我们应该罔顾事实吗？

希塔库女士提到屠杀、灭绝种族，等等云云。我要提醒希塔库女士，有法院来裁决这些事件 - 海牙法庭；而且由于科索沃所犯下的罪行，将会有一个总部设在荷兰的专门法院。我请她停止追忆1990年代。

已经说过，我们不要把安理会变成一个大家竞争最佳幻想奖的讲坛。希塔库女士什么都谈，就是不谈眼下的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开会？我们开会讨论真实的问题。而希塔库女士却谈论体育成就，其实她应该谈谈日复一日的问题，例如在科索沃议会使用催泪弹的事实，或者科索沃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变为公厕的事实。科索沃人在示威时玷辱了Visoki Dečani修道院这样的文化标志，在其墙上涂满“伊黎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国即将来临”的字样。

我们不是和科索沃过不去。那里的人民有他们的生活。但不能够允许科索沃代表无休止地谈论科索沃人民的自由以及他们现在被允许踢足球。现在他们“自由”了，难不成只有他们有权赢得球赛吗？有史以来，从人口结构上讲塞族人在科索沃是多数族裔。但由于土耳其的入侵，及此后长达五个世纪的占领，塞族人从多数变成了少数。犯下罪行的人应该受审。今天，普里什蒂纳上诉法院维持对法特米尔·利马伊的无罪开释，后者被控对塞尔维亚人犯下罪行。

至于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我要说，尽管科索沃不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它仍允许科索沃成为其成员的行为破坏了它自己的章程。这样的批准入会直接破坏了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的规则。

安理会成员国应该考虑，将来一旦它们中某些国家自己处于类似局面会怎么样。我请那些大国的代表们对我们尊重。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是有礼的。但这里的言谈并不显示他们尊重我们。

在安全理事会，当着塞尔维亚的面，会员国被要求承认科索沃的独立，而且安理会声称只有少数国家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但我要提醒美国和联合王国，安哥拉、中国、西班牙、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没有承认科索沃。埃及承认科索沃是其前总统穆尔西的最后举动，但埃及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加以运作。如果七个安理会成员国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怎么能说只有少数国家没有承认科索沃？我认为安理会对待塞尔维亚是不公平和不平衡的，而塞尔维亚在同普里什蒂纳的对话中是一个非常建设性的伙伴。

我呼吁承认科索沃的所有国家反转它们的决定，因为这一局势将来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而且当他们谈论承认时，并没有提及伊斯兰因素或者欧洲价值。这就是维护国际法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可以不同它作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国家协商便退出并与之分裂。

如果安理会认为理应如此，就应将它汇编并纳入其决议和决定。在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的同时，我们打算来到这里，发挥建设性作用。

希塔库女士是阿尔巴尼亚后裔，我是塞族人。科索沃是她的，但同样也是我的。它属于所有生活在那里或者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我出生于科索沃，但不再在那里生活。但那里住着数十万名塞族人。我们如何处置那些被逐出科索沃的20万名塞族人？20万人被驱逐，只有2%实现了可持续回归，那些大国认为这听起来很入耳吗？科索沃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但我们如何处置这20万人？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一旦涉及塞尔维亚，就会签署某些国际协定，有时候还会采取单方面步骤。我们不赞成单方面举动，因为这么做，有时会成功，但有时会像教科文组织一样，遭遇失败。我认为，我们都受够了不断地讨论和论述同一个主题。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科索沃却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希塔库女士认为该问题已经解决，那么首先请问西班牙，它的《稳定与结盟协定》是不是一回事。当然不是一回事。西班牙和其他国家要求科索沃不要以国家名义，而是以领土名义与欧洲联盟委员会签署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依然是一个未决问题。

希塔库女士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谈到安全问题以及将作为本次辩论会主题的所有其他问题。因此，我们下次不得不认真地为会议做准备——谈谈在整个历史当中，谁对谁干的更多——如果她认为要以这种方式来开会的话。

希塔库女士不是科索沃人，她是阿尔巴尼亚人。塞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我们所有人——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伤痛。但我们不应总是回顾历史，而应展望未来。

签署《布鲁塞尔协定》的不止我一个，特哈契先生与我一同签署了该《协定》。希塔库女士是要破坏《协定》并不断地试图谈论灭绝种族罪，还

是愿意朝着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向努力？事实上，塞尔维亚正在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应被视为我们的软弱，而是应当视为我们愿意进行讨论并且展现灵活。他们不应利用这次会议去追忆往事。如果他们认为有人犯了灭绝种族罪、强奸罪或其他罪行，那么就请将这些人送上法庭。但请不要滥用这个地方来宣扬他们国家的独立。第1244 (1999)号决议对地位问题是中立的。我呼吁所有国家维护塞尔维亚的合法利益，正如我们正在维护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一样。

我再次感谢安理会。我之所以请求今天在此发言是因为，每次当我们与西方国家——美国、联合王国、法国等国家——代表交谈时，我们总是谈到要缓和并减少激烈言辞。我们最终也总是同意这么做，但之后我们来到这里，不得不听取与实地局势无关的冗长演讲。如果安理会想要我们保持公平与正确，我们会照做。但如果想要我们像科索沃那样去做，那我们将做好准备，在下次会议上仔细谈谈历史上都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塞尔维亚东正教委员会正在科索沃举行一场会议，这正是塞尔维亚的悲剧所在。为什么？因为那里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和主教管区的总部。因为塞尔维亚是在科索沃建立起来的。请不要逼我谈论这个话题。希塔库女士无法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当时他们不在科索沃。科索沃之战是土耳其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安理会会议都应当专门对所有这些主题作详细讨论。我们应当十分务实而高效。无论他们是否想要和解，他们都无法在未与塞尔维亚事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芙罗拉·希塔库女士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令人遗憾的是，战争结束17年后的今天——我在此所说的是在二十世纪爆发的一场战争——我们没有看到悔恨、遗憾或者道歉。战争期间，我只有十几岁，我的塞尔维亚

亚同事当时是一名高级官员。对于暴行和逝去的生命，至少是应该道歉的。塞尔维亚导致欧洲爆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可怕的灾难。不仅在科索沃，而且在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们都没有看到对这些暴行的谴责。这是各非常两极化的做法。如果我们不提及过去，你就不能够说你致力于和解。只有当我们认真而坦诚地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在本区域共建未来。

今天声称我不是科索沃人或科索沃公民，或声称阿尔巴尼亚人过去没有在科索沃居住，是可鄙的。我们不必停留在十四世纪，可以进一步回溯。不过，这是在其它论坛争论的问题，而安理会会议厅是我们讨论第1244（1999）号决议的场所。我们的观点一贯明确。第（1999）1244号决议不再适合现实，大家都知道这项决议无法被取代的原因所在——出于政治原因。

归根结蒂，正是国际法院这一最高国际法律机构非常明确地申明，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还明确指出，国家为其公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一贯镇压、压迫，实行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大屠杀，有什么理由维持对其人口的控制？法院的意见是公开的。所以，当我听到我的同事在这里不停地说，他希望每一个承认科索沃的国家经历塞尔维亚的遭遇，我说“希望不要”。我希望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民经历我们经历的苦难。

我们总是听到有人提及离开科索沃的20万塞族人。我要重申，每一个科索沃公民——他们当中

的每一个人——都有返回的自由。我们已经想方设法，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以满足科索沃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需求。我们保留议会席位，让他们担任政府部长，提供足够的预算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需要听到塞尔维亚发出一个信息，即科索沃是他们的国家，普里什蒂纳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地方。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必须结束，因为我们可以讨论很多问题，但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不会讨论——我们在世界上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存在的权利。我们的独立是不可逆转的。科索沃是一个国家。当然，如同任何新生国家一样，它存在问题。但我促请人们前来访问科索沃，亲眼目睹我们共同努力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们还听到有人在会上提到利马杰先生一案。正如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主审法官所证实的那样，利马杰先生被初级法院提起公诉，但被裁定无罪。这是司法。我们同其他人不一样，不争辩法院的裁决。

有人提到建于普里什蒂纳市中心的一座教堂。我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但让我指出，这座教堂不是历史遗址，而是在米洛舍维奇政权期间建成的。它不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政治宣示。当然，我们将与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密切协作，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让我们实事求是。我们要和平，要睦邻友好关系。我们要和解。但这些东西不能建立在否认事实的基础上。

中午12时55分散会。